

秋风漫漫书卷香

□杨丽雨

入了秋，风就有了模样。不再是盛夏那种黏腻的热，也不是寒冬砭骨的冷，像经年的花茶，温温的、润润的。它裹着桂树的甜、梧桐的脆，从窗缝里溜进来时，总让人想做点慢腾腾的事——比如摊开一本压在柜底的旧书，让秋风替我翻开一页，听墨香和秋香缠在一起说话。

我总觉得，秋天和书是天生的知己。你看春日里要赏桃花、听燕语，心思都散在枝头；夏日里贪凉躲雨，连翻书都嫌手心出汗；冬日里裹着厚棉絮，又少了点清灵气。唯有秋天，天是高的，云是淡的，阳光斜斜地洒在书桌上，把铅字都晒得暖融融的。记得汪曾祺先生写过，他在昆明的秋天里，常揣

着本《世说新语》去翠湖边，看红嘴鸥掠过水面，风一吹，书页哗啦啦响，倒比鸥鸣还动听。我虽没见过那样的景致，但在自家廊下读旧诗时，总觉得自己也沾了点先生的闲趣——原来读书的快乐，一半在文字里，一半在这秋风的意境里。

古人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可我觉得，秋天读诗书，是“气自华”里还添了点“意自闲”。前几日翻到李清照的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以往总觉得这句话里满是愁绪，可那天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掀得书页轻轻颤，忽然显出了不一样的滋味——这不是愁，是秋光里的清寂，像白茶泡到第三道，淡却有余甘。想来她写这句时，案头定也摊着书吧？不然怎会把西风与书卷的滋味，揉得这样匀。还有陶渊明的“采菊

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我总疑心他采菊时，袖口里定揣着卷《楚辞》，不然那“悠然”里，怎会有这般浓的墨香？

说起秋风与书的趣事，倒想起老舍先生的一段往事。他在《我的母亲》里写，小时候秋天夜里，母亲在灯下做针线，他就趴在桌边读《论语》，院子里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，混着母亲的针线声、书页的翻动声，成了他一辈子忘不掉的“秋夜交响曲”。我读这段时，正对着窗外的老梧桐树，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，忽然就红了眼眶——原来最好的书香，从不是孤孤单单的墨味，是混着生活气息的暖。就像我如今读累了书，便去院子里摘几朵桂花，夹在书页里当书签，下次再读时，一打开就是满鼻的香，连秋风都像被腌在了书里。

有人说现在日子太急，哪有功夫在

秋风里读书？可我总觉得，不是没功夫，是少了点“慢下来”的心意。你看那秋风，从不会急着吹落所有叶子，它一片一片地拂，一点一点地等，像读一本厚书，从不跳页，从不心急。我们读诗看书，不也该这样？不必求快，不必求多，就着秋风，读一句是一句，品一页是一页。就像喝秋天的菊花茶，要慢慢抿，才尝得出菊香里的甜；读秋天的书，要慢慢翻，才悟得到文字里的暖。

往后若你遇着这样的秋风，不妨找本旧书，坐在窗边读一会儿。你会发现，秋风会替你拂去书页上的尘，也会替你拂去心里的躁。原来最好的时光，不过是：风在翻书，我在读，秋光正好，岁月不惊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)

定风波教师节抒怀

□刘圣明

雾里黄门铸栋梁，讲台三尺写沧桑，粉笔一支书锦绣，知否？烛光驱雾意悠长。

数载辛勤终不悔，欣慰，满园桃李竞芬芳。教诲声声犹在耳，铭记，师恩似海永难忘。

(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棉田秋白

□吴海贝

九月初，棉桃开始吐出一团一团的白，棉田里望去，像是刚落了一场只属于土地的雪。

故乡的秋天是从棉田开始的。清晨的露水还凝在棉叶上，太阳刚探出半个头，棉田里已经晃动着人影。摘棉花要赶早，等日头高了，露水收了，棉花就少了那份湿润的柔软。

摘棉花的活儿，看起来轻省，实则不然。要弯腰，一株一株地寻，一朵一朵地摘。好摘的，一揪就是一团白云；不好摘的，得耐着性子，轻轻地吧棉絮从硬壳里抠出来。有时棉壳锋利，会在手上划出细小的口子。日子久了，摘棉人的手指都结着一层茧。

棉农们斜挎着布兜，在田垄间缓缓

移动。布兜渐渐鼓起来，坠在腰间，像揣着一团云。等到实在装不下了，就走到田头，把棉花倒进麻袋里，再回来继续摘。如此往复，直到日头升高，露水散尽。

我最喜欢看姑妈摘棉花。她个子小，钻进棉丛里，只见花动不见人。她的手极巧，十指翻飞间，棉花就乖乖地落进兜里。别人摘三朵的工夫，她能摘五朵。她说这手艺是练出来的，年轻时一天能摘上百斤。

“摘棉花要看天气。”姑妈常说，“晴天摘的花最好，要是碰上连阴雨，花就沤坏了。”所以每到秋天，棉农们天天仰着头看天，盼着多几个晴天。

棉田里也有乐趣。有时会蹦出一只蚂蚱，有时会窜出一只野兔。孩子们在

田里追逐嬉戏，把摘棉花当作捉迷藏。大人们也不真管，由着他们闹去。反正到最后，总要乖乖回来帮忙。

中午时分，各家送来饭菜。就在田头树荫下，围坐着吃。简单的饭菜，因为劳动，显得格外香甜。下午的活儿更辛苦。日头毒，棉花干，摘起来费劲。但想着快摘完了，大家也就有了干劲。有时谁家先摘完了，就会来帮忙。这时主人家就会特别过意不去，连连说“不用不用”，但还是拗不过乡邻的热心。

夕阳西下时，棉田里堆满了一袋袋的棉花。看着这些劳动成果，虽然累，心里却是甜的。棉农们互相招呼着，约好明天帮谁家摘，然后扛着工具，慢悠悠地往家走。

晚饭后，家家户户还要挑灯夜战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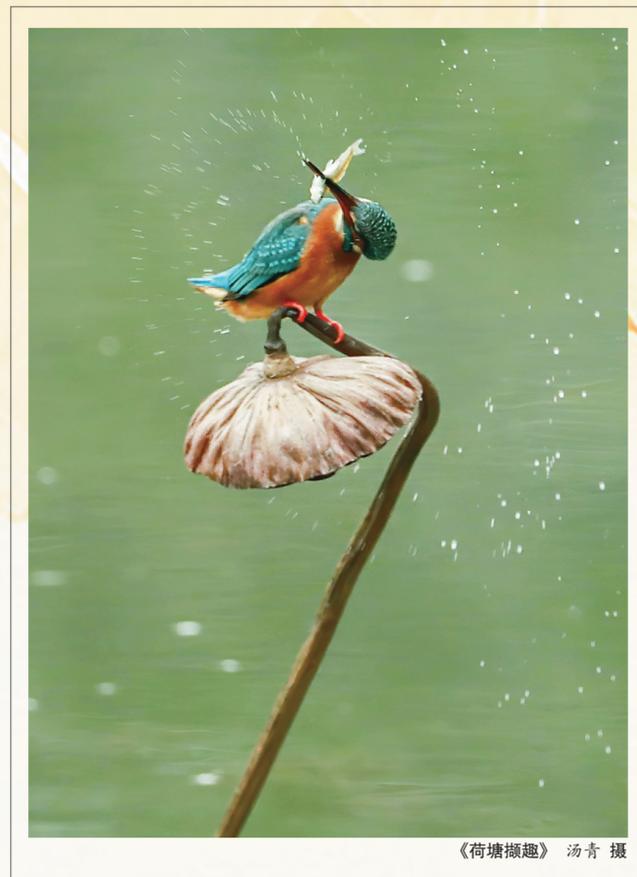
剥棉桃。那些没有自然绽开的棉桃，要用人剥开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剥一边闲聊。小孩子们困得东倒西歪，却还强撑着要帮忙。直到大人们催了又催，才不舍地去睡。

剥开的棉桃壳可以当柴烧，棉籽可以榨油，棉花则要仔细收好，等着棉贩来收。好的棉花能卖个好价钱，这是一家人一年的指望。

去年秋天回老家，正赶上摘棉的季节。棉田里已经少见年轻人，多是些老人还在坚持。他们的背影在棉丛中起伏，银发和棉花一样白。

秋深了，棉田白了，摘棉人的鬓角也白了。唯有那份对土地的眷恋，年复一年，从未改变。

(作者系湖南省常德市文学爱好者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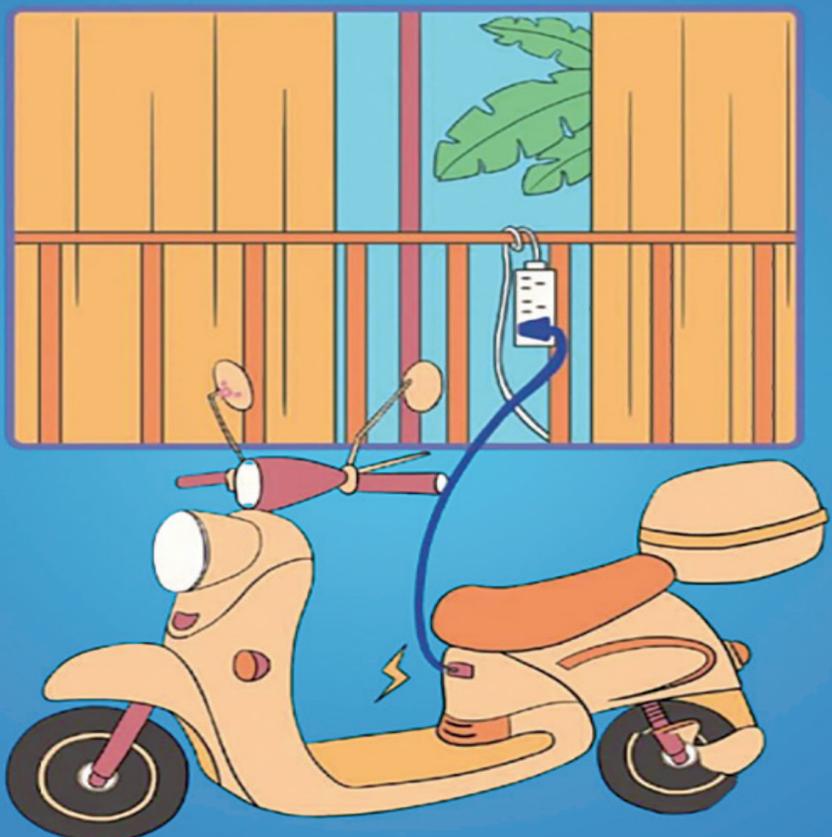


《荷塘撷趣》 汤青 摄

公益广告

严禁

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

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